

一生 鞋匠

人做平凡事，還是穩穩定定的教學生活，可以跟年輕人接觸，又有所寄託最適合我。」

Text © 小雄 Photo © Fifi Fong、小雄

部分相片由受訪者提供

鳴謝 © 製衣業訓練局九龍灣訓練中心

「我一直以為勤力不會死，但原來勤力死得更快，因為造鞋與做生意是兩碼子的事。」馬澤坤14歲入行跟父親學造鞋，當年為了一嘗創業夢，情願忘卻父親遺訓，結果十年過後，獲得了結業的教訓。擁有超過20年教授造鞋經驗，2007年退而不休，轉任兼職導師，繼續傳授獨門秘技予下一代，馬師傅說：「平凡

前輩教落不建議為情人造鞋。馬師傅說：「上一代師傅說會『甩底』（分手），可能只是迷信，但寧可信其有，我也沒有造過給太太。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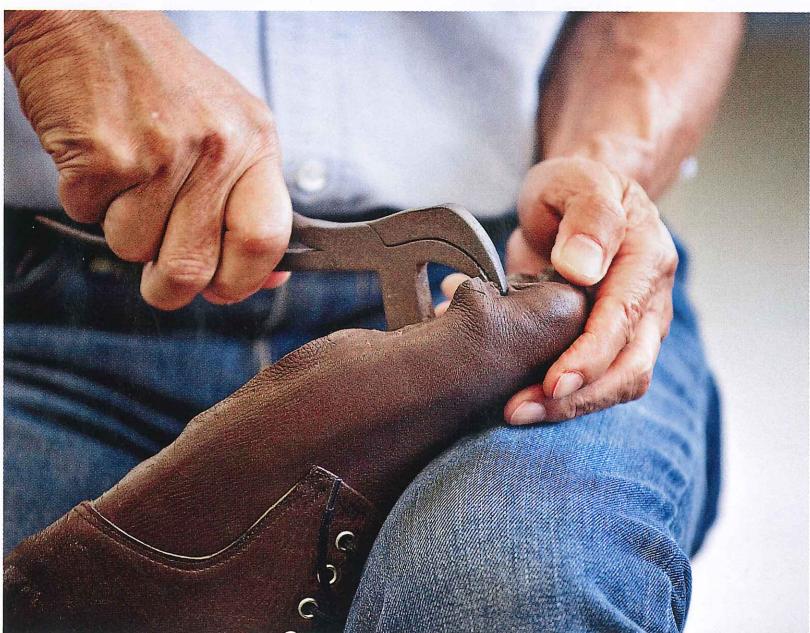


與鞋之緣

馬澤坤一生與鞋結下不解之緣，其父也是由學徒出身學造鞋。馬師傅憶述60年前的往事稱：「當年我們居於上環四方街，一個唐樓單位分五伙，四個家庭也是造鞋。我們一家八口，還有七位師傅，日間就在數百呎的斗室內造鞋，晚上執拾好所有工具，便全部睡在地板上。」

踏入60年代，造鞋業漸上軌道，不少造鞋廠開始接收外國訂單，師傅級工人不愁出路。馬師傅笑說：「當我小學畢業後，工場只走剩兩位師傅，於是我就留下來協助爸爸，由最初『剷皮』，至交收跑腿雜務等，再慢慢開始接觸縫製鞋面。」直至1963年，四方街重建拆卸，馬師傅一家被迫搬往大坑後面的安置區：「嚴格來說，我都只是幫了家人兩年，因為安置區面積更小，父親唯有結束工場，遣散全部師傅，偶然接少量訂單回家幫補生計製作，當時爸爸跟我說：『造鞋辛苦又沒有前途，不要再造吧』，於是他便找親戚介紹我到北角任政府雜工。」

謙虛的馬師傅笑言：「當年讀書少、個子矮，很難找工作，造鞋根本就是求生存，沒有現代人說是為了興趣。」



慢鞋動作非常動要，手勢不佳往往會令至鞋邊起角，先造鞋頭，再造鞋跟，最後才是兩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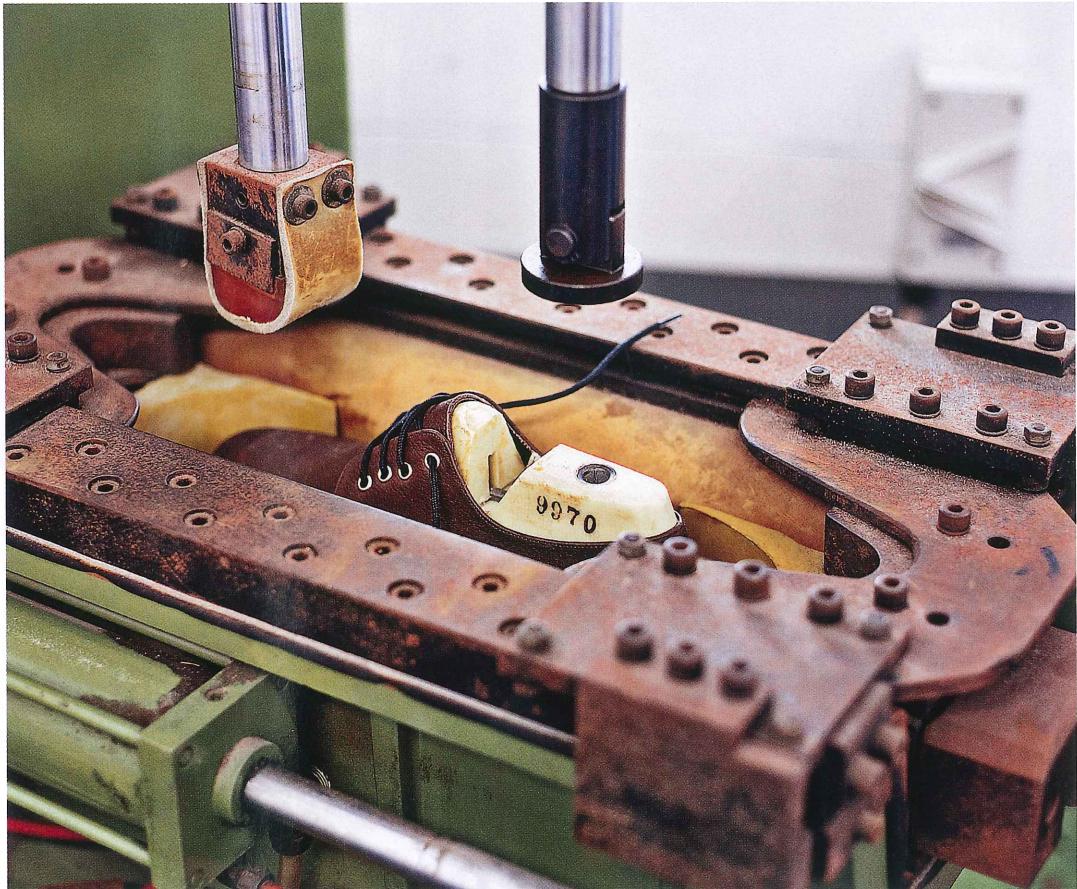
轉捩點

18歲轉職任公務員，工餘時間馬澤坤除了讀夜校，繼續完成中學課程外，一有時間便留在家協助父親，直至八年後轉捩點到來。馬師傅說：「70年代算是本地造鞋業黃金十年的開端，當時公務員月薪500元，最記得一個叉燒包才三毫子。當年有親戚每逢周末便會外判一些鞋給我加工，兼職一天40元，壯年的我不甘平淡，誤以為外面世界會有更好發展，於是便決定辭職。其實父親知我性格急躁，再三吩咐我不要再造鞋，但他離世後不久，我便放棄收入穩定的政府工，與堂兄於東京街合資經營造鞋工場。」

師傅笑言縱然完了老闆夢，可是兩兄弟也只是懂造鞋，對生意一竅不通，所以收入較之前打工時更少：「別人從商可以用錢再賺錢，我們就只懂得手執鞋板，逐家逐戶推銷，空有技藝，拼命造也只夠糊口，一雙手可以造得出多少對鞋呢？但70年代開始公務員一年加兩次人工，不過後悔也沒有用，唯有靠一雙手繼續努力。」



鞋楦是鞋廠最大的投資，70年代一對鞋楦也要80元，雞油木（櫸木）製，質地均勻細密，但不耐用，現在全部也改用膠製品，價錢反而更便宜。



馬師傅不建議初學學員使用機器摺鞋，因為操作不善，皮面很易會被拉破。



一雙傳統手工縫製皮鞋約300個工序，現代有機械協助，大底又改用膠水貼合，工序可簡化至約100個，師傅可用10小時完成一雙男裝皮鞋。



馬師傅憶述：「當年我幫爸爸時，就開始用膠黏貼上大底，因為50年代之前膠水質素太弱吧，70年代又發展至有冷貼及熱貼膠水。」



1972年離任工務員前馬澤坤（左三）與北角同事的大合照。

旺淡季

從前造鞋有旺淡季之分，下半年節日較多為之旺季。當年各行各業流行送禮籠絡關係，期間穿上一雙新鞋亦可予人良好印象。馬師傅表示：「所以，中秋至聖誕就是最旺的季節。淡季就由每年年初一開始，一直至清明節，而端午節開始我便可以準備畫板，準備又再迎接新工作。」不要以為當年馬師傅可以「好天收埋落雨柴」，因為鞋款潮流不停變，除非生產千遍一律的學生鞋，否則夏天造冬天鞋，到時鞋款一定會因過氣而滯銷。這個循環直至70年代中後期，大鞋廠出現才被打破。

因為小本經營關係，師傅的工場只生產女裝鞋，而由鞋款設計、買料、縫製、生產到推銷，全部也是師傅一手包辦：「當沒有靈感時，便偷偷假扮顧客走入鞋店『參考』新款式，因為曾常巡視，故不時被店員質問：『影相？又來抄款？』，唯有硬着頭皮反駁兩句便離去。」隨着經濟起飛，不少廠商也北上發展，訂定價錢變得愈來愈便宜，經營愈見困難，加上馬師傅的家庭負擔沉重，最終工場於1982年光榮結業。



男裝鞋講求扎實耐用，女裝鞋則輕便多變，工序較少，所以懂得製作男裝鞋的師傅，已包含了所有手藝，代表任何鞋也會造。



穿了67年皮鞋，馬師傅近兩年才轉穿波鞋：「從前只顧日夜趕工，思想固執，不肯改變接受皮鞋以外的鞋，始於波鞋較輕鬆。」

由零開始

一切由零開始，沒有任何人脈的馬師傅，縱然功夫了得也只能擔任板房助理。

馬師傅輕描淡寫說：「我當時39歲都有打算轉行，曾申請酒店布草房服務員，但見工的人說我年紀太而拒絕，唯有返回老本行繼續造鞋。」他由助理做起苦捱四年，之後為了養家選擇到山寨廠從事鞋面製作，以每件五元計算，多勞多得，每日拼命趕製，平均每月也可以有過千對的紀錄。



擁有手造皮鞋經驗逾60年的馬澤坤，由畫紙樣、鏟皮、摺面、摸鞋、壓底，縫鞋面等每一個造鞋工序也駕輕就熟，得心應手。



任教CITA逾20年，馬師傅表示，遇到不同的年輕人，學生中又試過重遇從前上環鄰居的兒子，十分享受每次跟年輕人分享造鞋的經驗。

直至1988年山寨廠轉營北上，他又不想與家人分離，於是決定離職，碰巧當時製衣業訓練局(CITA)招聘製鞋導師，他亦順理成章展開他傳授半生經驗的生涯：「其實也算好彩，因為當年造鞋師傅也有不少，僥倖的給我面試成功，穩穩定定的教導年輕人九年，沒想過退休後，製衣業訓練局又讓我轉任兼職導師繼續任教，可以跟年輕人分享經驗，又有所寄託。如果80歲時我還有體力，我仍想繼續。」